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公羊傳讞卷三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貢生臣徐掄元

春秋公羊傳讞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

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曽淫於宫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將而不免季子力所能誅也既而不可及季子力所不能誅也方牙欲立慶父其謀未成獨莊公知之故季子可以誅若弑般則慶父之惡已見季子

所無可奈何故去而出奔挾僖公以為後圖豈季子力能誅而不誅哉若以既而不及者皆得以歸獄免則凡弒君而成者舉皆容於親親而不討矣所謂季子至而不變者亦非是季子可誅慶父而不誅則不奔不可誅而奔則逃難之不暇尚何論變不變哉若吳僚之於札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季子歸而不治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復位而待是可治而不治乃可言不變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經變文以示義則有之矣未有從而顛倒本末亂名失實更易族姓參錯國號者魯公子慶父而曰齊仲孫豈有是理哉按慶父者公子也仲者其字

也逮其孫而後可氏仲孫亦安得身自氏乎此蓋傳不知齊自有仲孫湫而經不書其名之義妄意之也凡公羊之學大抵皆謂經有變實而立義者諱滅邾為同姓而謂之盛諱取周田而謂之許田晉敗王師而謂之茅戎如此之類不一其言詭誕皆不可行於經也

二年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左氏不載其事以仲孫來推之則小白之意是亦

使高子來省難爾其不言使與屈完來盟于師者同

皆制在二人也而公羊穀梁皆以為立僖公者誤

矣杜預言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此雖意之而實其

情也何以知之自季子歸魯魯之權猶在慶父故

季子不能治至於再弒閔公及閔公弒夫人慶父

之惡已著雖欲歸獄以自免而國人不能容故夫

人孫慶父奔則内無與為難者季子可以行其志

矣召僖公而立之何必高子乎不以小白懷貳遂

定僖公之位使慶父不得復入則高子之功也故

嘉之書字公羊穀梁大抵皆不見閔僖之間事是

以既失于仲孫又失于高子穀梁則以為不以齊

侯使高子而公羊以為我無君其傳果實不應有

二說也公羊蓋拘其君不行使乎大夫之例云爾

正使高子以小白之命來立僖公則所與盟者即

僖公非大夫也亦安得為無君乎

僖公

元年春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救仁人之用心也未有不善者而公羊穀梁皆以此先次後救為不及事見貶蓋後見邢遷誤以邢為亡爾邢遷于夷儀此以自遷為文非滅也蓋畏狄雖有三國之援而不敢自以為安故遷而遠之三國於是為之城則何以見邢之亡哉雍榆晉

已被伐叔孫受命往救固不得不先書救而次云者必有為之謀者也聶北在邢本未有難而三國出師以為之備則次自應在前狄知邢之有援而不敢犯然後見救之功則救自應為後事也至於邢滅為齊桓公諱其妄尤可知矣　此例施之於城楚丘則可邢固未嘗亡不得為專封也傳不能了次之義但見事有先後故為君臣之説以殽揄為臣救待通君命則次後救以此為君救不復通

命故次先救然經書臣救者多矣豈嘗皆言次哉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遷者自遷之辭遷之者人遷之辭但以是為辨爾

不論其意非其意也蔡遷于州來本迫於吴至殺

公子駟哭而遷墓是豈其意者而亦書遷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

以知其為一事也

前以不果於救而邢自遷故三國復以師共城之

救在春城在夏正二事非一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

獲也

此莒挐死於敵之辭非為季子言何大之有其失

略與左氏同葢誤以莒無大夫為之辭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詩序言狄人滅衛此傳例所謂君死於位曰滅者

為懿公言也狄人殺懿公而去未嘗有其地戴公

文公得以復興故經書狄入衛而已安得謂之滅

乎所謂專封者非衛自遷小白與我遷之故諱不

言城衛而言城楚丘此則實與而文不與也傳乃

曰小白城之據左氏齊侯以衛之遺民益之以共

滕之民而立戴公使公子無虧戍之者曹也曰封

衛于楚丘者曹不能自立故齊以楚丘封文公而遷之使我城焉是故以自城為文遷之者齊也城之者我也小白何與乎

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

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内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内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

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宫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葢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據左氏虢亡夏陽虢公猶存後二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虢於是始亡則夏陽不得言君存也滅之義穀梁所謂滅夏陽而虞虢舉者是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澤
江人黄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經於會盟征伐諸侯無不盡序未有畧去餘國以為

義者即此欲見大國遠國則與陽穀之會言齊侯宋公江人黄人何辨哉齊主盟者也乃與宋並稱大國其妄可見矣

三年

徐人取舒

其言取之何易也

取非易辭取附庸之辭也舒蓋附庸之國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非也為僖公志爾經未見不甚之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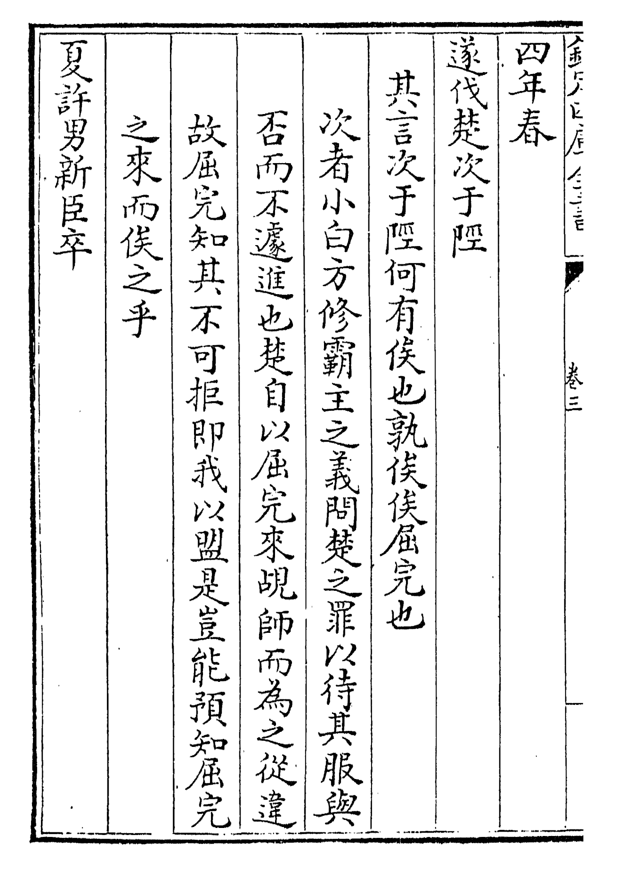
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

樹子無以妾為妻

末言者何休謂不言盟也若本無盟經自不得書

非畧之而不言也若實有盟是諸侯待盟而後信

經亦安得以為不必盟而不言乎于義兩無當矣



四年春

遂伐楚次于陘

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次者小白方修霸主之義問楚之罪以待其服與否而不遽進也楚自以屈完來覘師而為之從違故屈完知其不可拒即我以盟是豈能預知屈完之來而俟之乎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

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楚使屈完來覘師不使屈完來受盟盟者屈完之爲非楚子所使也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夷狄之臣以當霸主豈春秋之義哉　盟于師者陘之師此屈完之請盟也盟于召陵者即召陵以盟此小白與之盟也不先言來盟無以見屈完欲盟之意自當兩書何嘉之云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此致其本事者也楚雖服歸可以不致伐乎蓋傳例誤謂不得意則致伐而此致伐故强謂楚叛盟為不得意以實其說妄也

五年春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言與其子俱來者是也言內辭者非也使不以內

言可舍伯姬而云杞侯使其子來朝乎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前會鄭伯在焉今再盟不目諸侯而鄭伯不與故別出逃歸見鄭伯不告而竊去也左氏言之詳矣而傳末之知若實不逃以其有二心不肯盟而謂之逃乃與鄭詹自齊逃來同是加之辭也魯子之

言陋矣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虞不言滅其義已見于滅夏陽今實滅虞故但言所執者虞公而已非有愛于滅之名而不與也若欲見虞公不死于敵書晉人滅虞執虞公以歸豈不益明哉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前長葛伐而言圍見後取也今新城雖非取然不先言伐無以見討鄭伯逃盟之罪故不直言圍二事同文而異義傳皆以强言之葢不知新城之所

以圍爾

八年春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

此洮之盟也左氏穀梁載經文皆曰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而不及鄭惟公羊有鄭世子華以經考之鄭伯自逃首止之盟明年諸侯圍新城以討之又明年諸侯盟于甯毋而鄭世子華在焉蓋鄭畏討而以其世子會然鄭伯

身猶未至也故明年又為洮之會鄭伯始懼而乞盟夫盟一而已若鄭伯居其國而欲歃牲血以為盟則不必使世子來若如甯毋以其世子代盟是亦盟矣則何用更乞令世子在盟鄭伯又自乞盟是為兩盟諸侯未有一會而為兩盟者正使鄭伯為之是猶未盡服從中國小白亦安得遂酌與之乎經文當如左氏穀梁公羊蓋不知鄭世子為衍文而妄為之說乞盟猶乞師得不得未可知之辭

鄭伯乞而小白許之所以明年得與葵丘之會此可以推見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僖公無娶夫人文至十一年始見公及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陽穀此聲姜也其娶蓋在即位之前矣今傳以為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以妾為妻而何休又謂僖公本聘楚女齊先致其媵脅僖公使用為嫡不知其何據且亦安得謂之致夫人乎禮有致女無致夫人致女蓋女嫁舅姑後三月廟見父母使人聘之之辭亦不得施於此何休以致女言之尤非是時小白方攘夷狄以尊中國故鄭伯以附楚逃盟致討僖公何敢遽與楚為好而圖婚陽穀

之會傳固載其辭曰無以妾為妻豈小白以是令
諸侯反自犯其禁先致其女而彊魯哉亦不足以
服楚矣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凡諸侯卒而不葬者皆為魯不往會故不書爾今
為襄公諱背殯出會而使禦說不見葬此何理哉僖
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欵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共公亦背殯出會而款不書葬此亦豈為共公諱乎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據孟子小白之會莫盛於葵丘故曰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令以為叛者九國與孟子正相反且小白之會不過宋衛陳鄭曹許與魯七國雖首戴亦然令但陳不至爾江黄蓋不以為常也則九國者誰乎此蓋拘于小白盟不日之弊也

十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

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将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於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所謂惠公之大夫者言惠公為其所立而與之為

大夫也然傳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則惠公雖與之為大夫亦固以弒君之罪正之矣曷為不可以討賊書之乎經凡大夫弒君而不討賊書者二晉里克也衞甯喜也里克之志在文公甯喜之志在獻公謂之弒君則可謂之弒君之賊則不可故經正其弒之名於前而原其殺之義於後且惠公獻公亦與聞乎弒者不得獨以討克與

喜也若里克義在當以賊討豈可以惠公為其所立而不正其討之名哉　春秋諸侯出入不見於經者多矣不可皆以為義蓋在告不告而已必言為文公諱則鄭突再入與子亹子儀之入孰諱而不書乎此傳拘於為賢者諱之弊也所謂桓享國長美見乎天下而不諱者亦非是夫既以功掩過則凡過皆不足言非特本惡而已傳又何以切切然為之諱哉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葢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

前城楚丘以狄入衞為狄滅衞謂之為小白諱猶云可也今言齊莒脅之則非滅審矣亦以小白為言何哉蔽於其說之弊有至於此者按左氏䂍之會為淮夷病杞則非徐莒之故是以明年楚人伐徐而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之若其脅杞使至

於遷方將討之不暇又何救之云乎傳之妄可知
矣

春秋公羊傳讞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文公

元年春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會葬而得禮常事也自不應書此謂僖公以七月

葬僭天子而王以五月來會葬以王之正見魯之

不正也尚安得為禮乎然則僖公以十二月薨文公以四月葬何以謂之僭七月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注十二月無乙巳蓋十一月文誤則差一月矣傳言是歲閏三月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七月矣以月計者舉閏閏月葬齊景公是也魯葬諸公固有或過或不及然未有七月而葬春秋是以記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非也說已見錫桓公命

二年春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諱與大夫盟則沒公固已見矣處父不氏自當從

未三命例

四年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公自逆也說已見左氏先書公子遂如齊納幣豈有娶於大夫而以上卿納幣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妾母而含賵尚何論其兼

乎

九年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傳於城濮之戰言得臣以大夫不敵君而稱人則

楚固有大夫矣今又於椒為始有大夫則得臣非

大夫乎蓋其以不氏起問則謂椒為當氏者以許

之不一而足故未與之氏爾是傳之意終以命大夫得氏而後為大夫復與其言得臣者異矣所以挈楚無大夫為言此皆不知周禮是以迷而弗悟旋得而旋失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十有一年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非也説已見左氏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郕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非也吾前言之矣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凡姑姊妹稱字有兄弟而言泰伯仲雍兄弟以字為次也至今公之子則加子子繫父之稱所以别姑姊妹也禮或謂之女子子子叔姬不得言公之母

弟公之子也

十有三年

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

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
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
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
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
脩也

經書大室公羊以為世室固不同矣世室本非宗
廟之正名公羊謂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
公稱宮者不知何據蓋徒見經書僖宮桓宮武

宮煬宮而或者以魯公之廟為文世室武公之廟為武世室故妄推之此乃魯人以為賜天子之禮亦存伯禽武公故以僭周文武二祧而不毀因謂之世室而明堂位誤載之本不通于春秋不知太室目太廟之室見于書王入大室祼者是以習其所聞而弗悟也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
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
道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
單伯及子叔姬内辭也使若異罪然
單伯叔姬之執當如左氏所言傳蓋未知之也但
見其相繼並執故意之云爾如傳所言其罪在既
歸之後則方其來迎女經安得不如常法書子叔
姬歸于齊以理推之子叔姬之嫁當在文公即位

之先此所以不見經宜公羊疑之也

十有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内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據左氏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孟氏從其言卞人以告惠叔以毀請公乃許而取之則非齊人將之以至也歸之而已所以不言來非内辭也言脅我而歸之者幾近矣

以為茍將而來者亦非是故出奔然既從莒女又有子矣其卒至是已久豈不能以棺斂乎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莊二十八年書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曰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葢伐不待其服罪以至之日便戰故以伐見戰今言郤缺伐蔡戊申入蔡戊申在

中則何以知其為伐蔡之日而同以見伐為例哉是

葢伐蔡與入蔡同日不可曰郤缺帥師伐蔡入蔡嫌

其為伐蔡而後入蔡不見同日之罪故移戊申以連

上文猶言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則伐宋亦丁

未之日也嫌其與鄭戰故移而繫於伐傳言至之

日則是而與衛齊之戰同觧則不類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

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傳例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此常法也今何以忽謂之閔之乎凡内女嫁被出非自歸也必有送之者矣以其有罪故以自歸為文直曰來杞伯姬杞叔姬是也惟子叔姬以無罪故挈齊人以齊人歸之為文此其義在稱齊人不在稱來傳以來起問非矣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

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入郛者入其外城但未入其中城爾圍於外又入其郛安得不書乎曹雖我之鄰此已自侵我而去矣何與於我以為我動而書者妄也

十有六年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臼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公羊云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此非所以起問也故其例遂誤以為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夫大夫固有三命稱名氏再命稱名而不氏者安得槩以名氏書乎此蓋傳為當國之論有不氏公子者其說自不可通使大夫而弑君豈有當國者乎大夫相殺稱人於經未之見兩下相殺自不志于經其特書者皆有為也未嘗不著名氏若稱人以殺大夫者此衆殺大夫有罪之辭非大夫之相殺也而微

者之殺大夫不可以復稱人故變而稱盜此非降
于人之稱嫌于人之稱也傳意乃以為殺大夫皆
降於其君以書者妄也

宣公

元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
其為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
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
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放有二有君放有大夫待放傳一之非也君放者
大夫有罪不出奔而聽命於君君宥之於遠者也
所謂無去是云爾者是也大夫待放者大夫三諫不
從則去亦聽命於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決者

也所謂以道去其君者是也胥甲父蓋討令狐之戰不用命者此君放之者也不得為非正乃其放之當罪不當罪則經自以國放人放別之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柳左氏穀梁皆作崇當從二氏崇秦之與國也趙穿審伐天子自當有異文見貶何但不以柳繫周而已乎趙穿書名氏此自常法非貶文也此亦傳

不見其事而妄信其傳之誤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據左氏莒郯有怨公與齊欲平之莒人不從公怒伐而取其邑則莒人不肯安得前見取向以為辭乎度傳意似謂公平莒欲取向以為賂莒人所以不肯故經以是為之辭何休以為恥行義為利故

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若是則

莒實義不可從而反若不能服義公實以不義為利

反若能以義平人其亦顛倒是非之實也

五年

冬齊髙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髙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髙固之來則

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此但見髙固不當與子叔姬同歸寧故實書以見

貶也何足以起問而以高固不可不言為義乎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

宋萬弒其君捷復書宋萬出奔陳大夫弒君未嘗不復見也宋肸鄭歸生齊崔杼適無可以再見爾而傳獨違例以起問若然則宋萬亦豈不親弒君而加之弒者乎

八年

仲遂卒于垂

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其不於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仲族也非字吾已見於季友卒矣公子翬公子慶父公子遂皆弒君者慶父又弒兩君而翬與慶父經皆無貶文非於隱與閔為無罪桓與僖為無年也何為亦不貶乎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也公羊但見仲遂不言公子故以公子季友例推之以為

貶然公羊以季為字而賢之遂既以貶而去公子何為亦得字乎等於稱字一以為賢一以為貶其亦顛謬而弗之悟也

九年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自入宣公未嘗取邾邑若以文公取須句此自異世不得通以為惡何亟而諱乎其妄可知杜預謂

根牟為東夷之國近之而非是以取鄟例言當為附庸之國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經於九月目晉侯會于扈矣又間有荀林父伐陳之事再見辛酉晉侯黑臀卒則非卒于會也諸侯既散晉侯以疾留而卒爾扈據杜預鄭地非晉地

凡諸侯卒于境内不地許男新臣卒是也卒于境外地鄭伯髡原卒于鄵是也此豈以會言哉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絶於我也曷為未絶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於文無未之齊之意若齊未取則前不得言取言我者正以責賂齊之義非傳之所知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季子者繫父之稱非繫兄之稱當為定王之子據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以為母弟稱弟則季子誠王之弟何不曰天王使其弟其來聘乎

十有一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

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内討亦不與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
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
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衛人殺州吁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至蔡人
殺陳佗則不以為例而謂之絶蓋傳疑不得外討
故為之説而附會佗以外淫之事以為蔡人地故

今復以書楚人為貶楚子凡經書殺弒君賊者三而傳妄别之為三例不知其為與之討賊者內外本一辭也何以知之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告於朝請討之夫齊弒其君而請討在魯孰謂其不與外討哉弒君之罪孰大於外淫舍弒罪而罪外淫其輕重亦不倫矣然則蔡人楚人者固當與衛人之辭一施之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公伐齊納糾傳曰納入辭也齊小白入于齊傳曰入者篡辭也是以納與入為篡辭同一例今以大夫起問納者謂經無大夫而言納者也然則以為納者豈篡辭哉正使公在為徵舒所逐而納尚不得言篡況納公黨乎何休以為公孫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為討徵舒而納之美楚能悔過以遂前功若然以解傳辭可也

而非公羊之意

十有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主兵傳曰其稱人何大夫不敵君也今復以大夫不敵君起問而以林父見名氏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則是大夫當稱人而

以見名氏為貶其言豈不自相伐哉若謂大夫不稱名氏惡楚而欲以林父敵之故特稱名氏則可以謂不與楚之辭非不與晉之辭也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

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

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

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齊高子來盟楚屈完來盟于師非不善矣經猶以

制在二人而不與之使今莊王使子反闚宋城而

遽以情告華元刼君而與之俱歸經反大之乎人臣

未見有已而能忠君者也然則宋楚之所以得書

者宋故人爾不以二人專君為美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

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
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傳意拘於國不若氏氏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之例故前見潞稱潞氏謂之進今見稱潞子謂之又
進故以為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求其說而
不得則以為其說在于未能合乎中國而已是未
嘗見潞子之實徒以其自為例者意之也據左氏
見潞自以五罪見伐何善之有乎潞氏其國號吾

固言之矣子者自夷狄之爵所當稱者也有爵者
則以爵通無爵者則不以爵通故甲氏不言子不
然甲氏又何善而得氏乎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何長庶之號也
非也說巳見左氏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傳言藉則是已未知稅畝之義也古者有貢有藉周蓋兼行之稅即貢也藉者取井田之名所謂八家為井借其力以治公田者也稅者取國中使人所治田之名所謂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也藉取九一

稅取什一言什一而藉者誤也此蓋既藉矣又取

國中之稅而畝加之其為法自是始故哀公曰二

吾猶不足非謂以稅易藉也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

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

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幸之者其義與左氏異以為宣公能知履畝而稅

之失以致天災故悔而改明年遂致大有年故曰受之云爾以為幸天之譴告以自知罪也若然則履畝之法蓋變矣又何以言初哉此乃附會上下兩事之誤經書災異蓋未嘗言所以然所以應傳為此辭所以起漢儒言災異者誣天罔人之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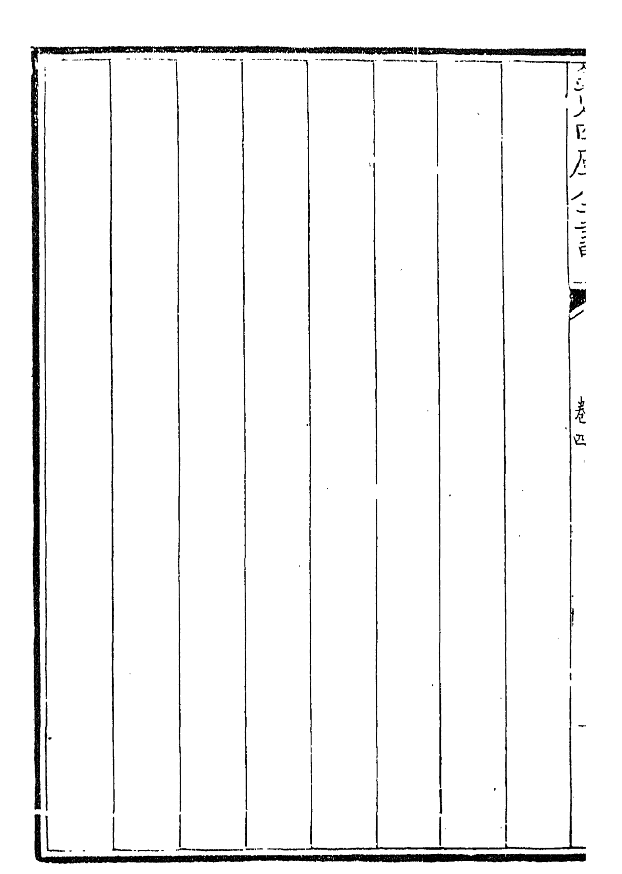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謝災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

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廟無室曰榭非藏樂器者也外災不書甚災則書宋災書二王也陳災書三恪也何周而不書乎其曰新周妄也吾嘗言之矣



春秋公羊傳讞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

元年春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作丘甲者謂不以甸出甲士而使丘出甲士也葢

古者謂甲士皆曰甲故趙鞅言晉陽之甲尉止言

西宫之甲作者時起而用之不以爲常猶周官黨正言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之類者是也此云丘使莫知其所謂何休附會穀梁之説以爲使丘民作鎧若爾文當云丘作甲不得云作丘甲也丘既作甲則下之包井與邑上之包縣與都丘皆在其間何不直言井作甲而中舉丘乎先王丘甸之法不可見世皆以司馬法準之自甸而下所出者牛馬而已至甸而後出甲士步卒

令起於丘故譏杜預言之是矣公羊之意或同此

故言丘使者若役其人之謂而何休不能了也

秋王師敗績於貿戎

孰敗之葢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

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春秋外中國者有矣然未嘗沒其中國之名晉而

謂之貿戎縱失戎罪而加晉以未嘗為之惡非獨

亂名而已賞罰如是可乎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曹無大夫吾嘗言其非矣憂內者謂魯以四卿皆出春秋憂其內空故公子手見曹無大夫今亦以大夫出以解免魯之罪意與穀梁言舉貴者畧同

其辭益誕矣此其自為說之弊也何休妄以王魯
言之不惟不可訓亦非傳本意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巳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
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
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
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
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

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斬於是斬逄丑父

齊侯以六月敗國佐以七月來此齊侯敗而遁歸諸侯之師追至於袁婁故遣國佐如師自當言使不為佚獲起也君不使乎大夫尊不敵也今言師不言郤克猶趙盾而言諸侯會晉師於棐林稱使固不嫌豈在以佚獲賤之乎佚獲之事穀梁不言惟左氏公羊載之固未足據穀梁不為義可見其

非經義何休乃以魯無君高子來盟不言使為比

若是則楚屈完來盟於師亦齊無君乎

十有一月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婁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

前會見公子嬰齊以公欲之故不没公以見貶今

人嬰齊而自秦以下諸侯之大夫皆人者以見盟

出於嬰齊疾其以夷狄專中國公與諸侯之大夫靡然從之故皆降而稱人則公亦人也此其貶不獨在嬰齊以為得一貶焉嬰齊之罪前未有見若之何獨於此而貶自秦以下稱人者皆微者乎

三年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傳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則非一事而再見者自當如常文內大夫舉氏外大夫舉國故雞澤之盟先書陳侯使袁僑如會再書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會與盟雖若一事然卒之有會而不盟者則會與盟終二事也故袁僑猶再

見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於袁婁如師與盟

亦二事而國佐不再見齊者以制在國佐而貶其

專也荀庚孫良夫若各以其君命來聘因以尋盟

則當如陳袁僑再書晉荀庚衛孫良夫矣今不書

而與國佐同則非尋盟也盖專盟也

五年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

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說已見沙鹿崩案左公穀三傳皆無此讞蓋原文已佚

六年春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於邾婁諱亟也

非也說如取根牟杜預言附庸國者是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内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據左氏齊自鞌之敗復朝晉而事之蟲牢之盟再與會焉此晉所以使我復歸其田也齊頃公固非齊之賢君審如傳言雖勾踐不能過齊可以覇矣何其不少見乎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此與紀裂繻母命之已命之各因事一見正伯姬雖賢後以論書共姬襃之足矣何自納幣録而不已乎婚姻之道定於納幣而成於逆女二者皆常禮不書書歸而已必有見焉然後隨其事而著之故有納幣而不言逆女者有言逆女而不納幣者有納幣逆女並言者不可以為常此但見其始正故於納

幣示之若逆女則此已見自不必再書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傳固云天子一娶九女宋二王後得修其禮物與天子同則媵亦當三此經所以記三國來媵之爲得正也言録伯姬其失與前同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内辭也脅而歸之也

傳以此為内辭蓋與言來歸子叔姬者同意夫逆

喪而不以大夫來則使魯自歸之乎何内辭之云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録伯姬也

致女者父母没三月廟見成之為婦也説已見穀

梁言録伯姬其失與前同

十年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
皆以録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皆以為録伯
姬至齊人來媵則曰三國來媵非禮也蓋公羊於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故以三國為過不知宋二王之後也微子之命
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孔氏言二王
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則二王後

皆用天子禮樂矣故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三國媵豈非以天子三夫
人制歟禮世婦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與
祭祀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副褘王后之服也先儒
皆以為二王後之夫人從王后之制則媵亦宜備
三夫人之數矣且伯姬之死固賢孰與孔父仇牧
之死其君然孔父仇牧止得一見不應伯姬自納
幣至致女三媵及葬累書而不已此蓋不知求之

於宋是以愈迷而弗悟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王大夫出奔不言出三公出奔言出三公論道經邦與王同體所與共天位者也若大夫則分職任事有司之守而已言周公則與祭公異不得言自私土出也

十有五年春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此謂仲遂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也罪不在歸父方歸父使於晉而未反宣叔欲正仲遂之罪當盡逐其族何獨施於歸父而存嬰齊仲之罪猶在也且是時季文子尚為政歸父去留非臧宣叔所能專據左氏歸父聘晉蓋為欲假晉去三桓以張公室未反而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其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

逐東門氏若然蓋季文子怒歸父欲去己假仲遂
為名而逐歸父但不當云逐東門氏爾傳蓋不知
其詳而誤傳之其言遣歸父之家者則是也所謂
後歸父者非後其世後其禄也大夫出奔爵禄有
列於朝謂之有後爵禄無列於朝謂之無後臧紇
奔邾所以據防求後於魯歸父之家既盡逐則無
後其禄者故以其弟嬰齊後之嬰齊既後歸父自當
從王父字氏仲是以卒而見於經為仲嬰齊歸父

字子家左氏復記子家子有子家羈别為子家氏此疑羈後歸於魯以自别於仲氏者嬰齊之後為叔仲於奚仲梁懷仲遂之孫自為東門氏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䲡邾婁人會吴於鍾離

曷為殊會吴外吴也曷為外也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内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殊會外吳是也但以為辨内外則淺矣夫言會則是外為志吳主之也吳楚皆夷狄楚與諸侯會申以爵見而主會何獨不外楚而外吳乎申會晉與魯皆不在所以愧諸侯之在會者而見諸侯之爵猶楚子之爵也吳則魯與晉皆從焉若與申同書則天下無與治吳者矣此所以會又會歟先書僑如會士燮以下見諸侯皆從晉而我會之也後書會吳於柤見吳欲為會而我與諸侯皆從之也此

非公羊之所知

十有六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於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

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

攄左氏公以叔孫僑如譖而不得見故不恥不見

公而書非致會之謂也且公即位至是十六年矣

不得謂之幼葢傳自拘其得意致會之例不知僑如之事而意之爾其以致會起問者謂不當致而致也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於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内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諸侯出奔名所以別二君吾嘗言之於左氏矣此曹伯負芻雖見執公子喜時不爲君而逃於宋曹內無君故負芻不名與衞叔武在內不立衞侯鄭奔楚不名同也豈難易之謂哉春秋之文固有示褒貶者有別嫌疑者雖以生名爲惡然出奔歸入而名者所以別嫌疑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招丘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

㣻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內大夫以使被執其復皆致重正卿以告廟也故

文之單伯昭之季孫意如叔孫婼皆致則見其復也行父被執不以歸而舍之於招丘與公俱還當與公皆致則無以見其復矣故於其舍之書不地則不見其不至晉而歸矣故地也國君有罪而執正卿正卿得釋而書其舍此理之常然經何所怫而仁之以是姑息哉據左氏晉本無意執公請止行父而殺之者僑如之謀也則所謂將執公而行父請代者亦未必然蓋欲成其仁之之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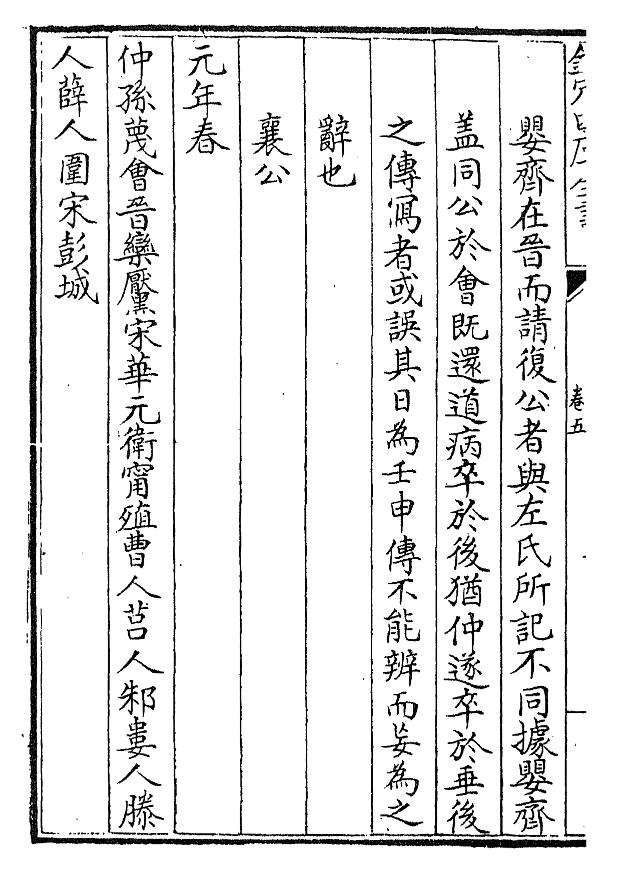
十有七年

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軫

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十一月無壬申此經成而誤也杜預之言是矣凡

預以長歷推經或在其月前或在其月後不可一
二為義何獨嬰而云云乎且凡卒大夫以公卒之
為文不以國人卒之為文也何為待君命然後卒
大夫若史待君命而後敢書卒則公許之後即成
之為大夫固當從嬰齊卒之日而書之也何必待
公之至必公卒之然後成其為大夫則固當從公
卒之之日而書也何必追具前卒之日二義皆無
當則經安用顛倒其日以迷罔後世乎然則以為



嬰齊在晉而請復公者與左氏所記不同據嬰齊
蓋同公於會既還道病卒於後猶仲遂卒於垂後
之傳寫者或誤其日為壬申傳不能辨而妄為之
辭也

襄公

元年春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楚取彭城以居魚石非封之也不與楚之得取宋邑故繫之宋此傳所謂地從主人俄而可以為有者也豈所謂專封哉

二年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凡傳設此辭皆以傳疑猶前春秋有譏父老子代者未知其在曹與在齊與後言曹伯廬卒於師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之類非以為義也而何休乃謂公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有惡故傳依違不正言者妄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於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此荀罃以鄭數叛城虎牢以逼之使懼而聽命非欲有其地也故不嫌於取不繫於鄭何中國之諱

乎伐喪雖春秋所惡然有輕重不得以並貶鄭自

是服遂為蕭魚之會此固遂之善者安得謂之惡

三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如會猶如師也諸侯本不約陳會而陳侯自使袁

僑請之故使大夫與之再盟非後會也後書鄭伯

髡頑如會亦然

五年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據左氏鄫蓋求屬於魯以為附庸者故廹於莒請

我並使以愬於晉不正其有國不能自立而假鄰國以為重終於見滅故貶之爾如傳所言取莒之子以為後此乃鄫自絶其世非莒之罪經安得無異文而反以常法書莒滅鄫鄫立莒子則子孫皆已亡矣後亦不得再見其言皆妄當從左氏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吴人鄫人於戚

吴何以稱人吴鄫人云則不辭

吳以國稱者君也以人稱者大夫也此以大夫會文

自當然若以君會當如鍾離殊會吳矣何不辭之云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

于鄬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隱

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

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

侯於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非也說已見左氏所謂為中國諱者蓋以其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以是為髡原所以弑者故為中國病而諱之若然非諱中國乃申弑者得有辭也可乎

九年春宋火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人火為火天火為災左氏之言是矣據左氏經無書火者惟一見於周宣榭而公羊穀梁皆作災則春秋固不記火也災以謹天變火則有人為之者亦不勝記也而二傳獨以陳災為火公羊又以此

宋災爲火蓋二傳初不別天人但以大小國邑爲
辨故一之而不復校當從左氏

十年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
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
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凡戍皆以捍外患爲辭戍衛戍陳是也此蓋諸侯

遂城虎牢以逼鄭繼又會伐而鄭內有三公子之難遂暫服諸侯因以歸之恐楚以其從晉來伐故為之戍則虎牢復以還鄭矣所以繫之鄭既而楚救至鄭又叛附楚諸侯明年再伐而卒為蕭魚之會然後遂定以經次之其序當然兩歲之間鄭乍叛乍服不常左氏載之先後亦失其序說已見左氏今云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若是又何以戍云乎杜預言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此

近是而非若未還鄭則未可繫鄭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周制諸侯大國次國雖不同皆有三卿特命於天子與其君者有隆殺未有二卿者也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傳豈以命卿為說乎然古者諸侯本無軍教衛以賛元侯遇方伯出軍則以卿率其所

教之民從之卿不得有其軍以卿將兵周之末造也晉作三軍又作三行皆有卿將而魯有四卿出伐又何擇於天子之命卿乎此蓋傳不知諸侯無軍之制誤認周官大國三軍次國二軍之文以爲魯次國當有二軍以二命卿將之故此以三卿作三軍爲譏不知周官之文乃諸侯惡其害已而益之者吾於春秋考論之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公羊前於隱傳宋人伐鄭圍長葛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謂實圍也今言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而益之以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則是謂非實圍諱取邑之辭爾一例而為二說則將安從考之於經有言伐而不言圍者有言伐言圍而不言取者有言伐言圍而言取者其事各不同邑固未

有直言圍與取者則凡圍邑取邑皆因伐國也然
伐未必皆圍圍圍未必皆取則凡書伐而不書圍者
為實不圍之辭乎為圍而不取之辭乎書圍而不
書取者為實不取之辭乎為諱取之辭乎既以謂
之諱矣則取長葛何以獨不諱度傳意此例似特
以為内言者是於内為實於外為諱也然按下云
季孫宿師師救台遂入鄆若已取台則無事於救
是我亦未嘗失台也其言反覆皆無據以實言之

邑之圍即伐之圍不當離而為二伐而言圍言取者皆正其伐之道吾説已見前則邑無不言圍者以邑不言圍為例者皆妄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大夫無遂事不可緊以公不得為政見譏吾前言之矣此救台入運罪在未出疆而遂也

十有三年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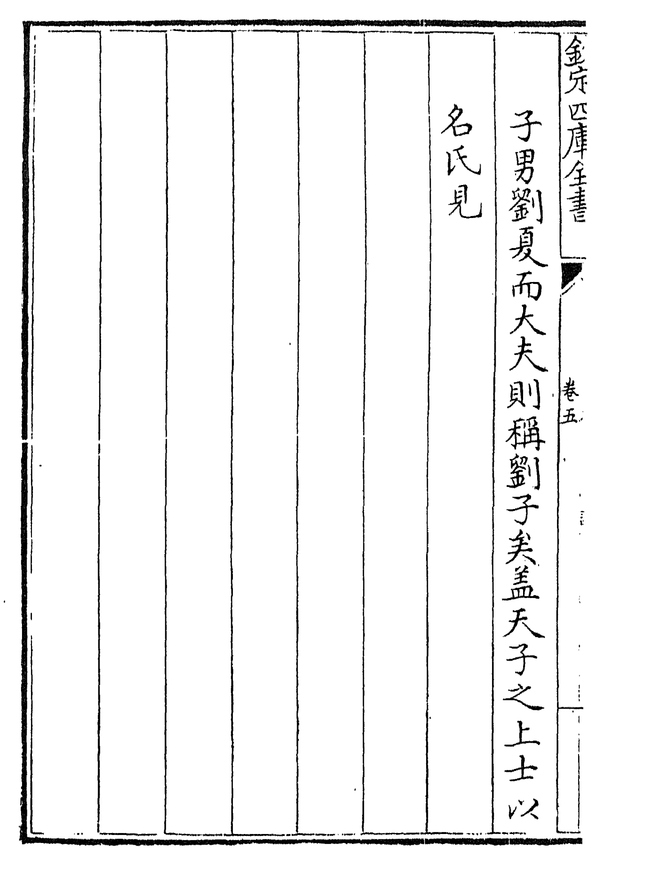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五年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非天子之大夫天子之上士也天子大夫之田視



子男劉夏而大夫則稱劉子矣蓋天子之上士以

名氏見

春秋公羊傳讞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

元年春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

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諸侯之尊弟兄本不得以屬通所謂母弟稱弟母兄

稱兄者非以為凡母兄弟之稱以為必有見焉而舉重之稱也若無所見自當從常文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之類是也招殺偃師事在八年之春此以大夫出會自當從常文書名氏何用必欲見陳侯之弟而謂之貶哉且春秋者史也史者各從其先後日月以紀事而非通一代之事追記而書者也今自後觀之知其嘗殺偃師方會鄬時招尚未殺偃師安得預見其惡而貶乎蓋傳於隱四年書翬伐

鄭不稱公子已誤以為貶弒公故於招亦云而不悟也　傳言將若公子牙是也招殺偃師據左氏蓋二妃之嬖公子留有寵哀公欲奪偃師而立留以留屬招故哀公疾而招殺偃師以立留則偃師之死哀公實啟之也所以楚師滅陳放招而殺孔瑗招必有為之辭者矣經主招以見殺特以其不當承哀公之邪心而從之爾則招之殺偃師何由見於八年之前而謂之將哉且偃師未嘗君而謂

之弑又以見傳之陋盜殺蔡侯申以賤猶不得以君臣言之而謂之弑偃師未君而言弑斯亦不足以為經矣　招雖未必殺偃師而以招主殺者春秋之義也若乗陳之亂假招以為辭而滅陳者此自楚之罪春秋豈縱失楚子之惡而歸之於招哉令以言公子而不言陳侯之弟為見其將又以不言公子而言陳侯之弟者為以親者弑兩辭皆以為貶則名實何由而定春秋豈為是紛紛也

三月取運

運者何内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言内邑是矣不聽非也叛而從莒爾故言取内取外邑之辭也不聽伐之而已何以取為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鍼固未必大夫也以其出奔罪秦伯不能容故以

親親責之而已若遂以此爲有大夫則妄吾前言之矣大夫以道去其君猶謂之放而不言奔今秦實仕鍼於晉未絶其爲兄之道何得遂以出奔之辭言之且於經何以見也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

前書取運者乘去疾不得於國人之際取之而未

暇定其境故又乘去疾入展輿出奔未有與爭者遂别於莒而溝封之帥師云者脅運使從已也若以為畏莒莒亂且未必能自守吾何為而畏彼哉

四年

伐吴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吴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吴吴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周官言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謂封者封國也故巾車言五路之用曰以封同姓以封異姓之類若諸侯各以其邑賜其大夫此非封也猶王畿食采之地爾晉陽為趙鞅之邑曲沃為欒盈之邑之類是也楚以彭城與魚石吳以防與慶封亦猶是而傳皆以專封言之誤矣且封之為言為之制其畿疆溝洫城郭之名非與之之名若楚丘緣陵遷其居而立之國此乃可以專封言爾

九月取鄟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内大惡諱也

滅自為滅取自為取二名不相通吾於左氏言之矣鄟蓋先滅於莒後復封之以為附庸故我乘莒亂既取運又取鄟傳蓋不知二名之辨而妄意之爾不然鄟已前滅矣今安得復有鄟乎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傳前誤以二卿解作三軍蓋正以今言舍中軍惑之謂魯先有二軍添中以作三軍也故今言舍中軍謂之復古而後以三卿為問謂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所以解前不言作三軍之意恐疑於五軍之中也其為說雖甚勞要之非經意蓋未見左氏所叙事而妄意之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莒無大夫非也吾前言之矣以為重地皆非是說

已見前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濆泉地名非以泉名兩國交兵所包地亦廣何止在一泉之上乃不以其地地而以泉地乎

秦伯卒

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春秋外楚外吴外徐三國皆聖賢之後以其習於僭亂而為中國患故外之秦出伯翳雖近西戎而未嘗同好僖之十五年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始見於經即得稱爵與中國諸侯一施之此秦穆公

也蓋其誓猶録於書决非用夷禮者春秋㫖嘗狄之哉所謂匿嫡之名於經皆無據傳但見秦伯之卒赴以名者少夫赴以名不以名各隨其俗或諱於前或諱於後不可知經但從其告則書之爾按詩秦穆公娶於晉獻公其夫人為晉女生康公故渭陽之詩言康公念母則康公為嫡子矣文十八年卒經書秦伯罃則嫡子未嘗匿名可見公羊之妄也

八年

秋蒐于紅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非也說已見大閱

九年

夏四月陳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為存

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

則陳存怖矣

陳火左氏作災當從災外火不志存陳者春秋之意也諸侯滅國多矣經獨於陳致意焉者為其三恪之後武王所封以祀舜而絶之也陳已滅而猶見葬陳哀公陳火者蓋楚以其滅之不義非他小國之比懼諸侯之討故猶為之告葬告火若云吾復欲封陳而不敢有故經因而書之伐其詐而見陳之不可滅者雖楚猶知之所以存陳也令乃云

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以為存陳之悕似以為楚意者此四言惟滅國一條為罪其餘謂楚能閔陳而悲之為美可矣滅國而録其罪豈春秋之義哉何休以為天存之尢妄天有愛於陳則不焚之矣不惟非經意亦非傳意

十有一年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非也說已見前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柰何盖以築防也

傳例世子君在稱世子君没稱子凡未踰年之君不稱子而稱世子者或挈之以見正或與之以見

善挈之以見正者鄭忽是也所以别突之不正也
與之以見善者蔡有是也所以見其能效死其國
以盡其為子也今乃曰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且善
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傳以為春秋之義也靈公
雖弑父何以絶有使不得為子哉不成其子而反
謂之世子是乃所以為子也其説固自不能通矣
所謂誅君之子不立者於經亦無見内則桓公弑
兄所當誅也而不絶莊公之君外則楚商臣弑父

所當誅也而不絶莊王之君不知傳爲何據用之

築防其說尤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

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

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

則丘有罪焉爾

此即孟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

則丘竊取之也此本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發之以為魯史亦猶晉楚其事與文未嘗不同約魯史以為義則在我爾傳聞之不審既變易其辭專以主會為説固失之矣又以公子陽生之事不知前見北燕伯款出奔齊故令齊以高偃納之于陽猶言納頓子于頓也不再見北燕者以未得國而入其邑如鄭突之櫟衛衎之夷儀也其文豈不明甚傳見經未有書納君者亦不見北燕故妄

為說以意之陽生齊公子也謂燕適與之名同固不可知然經凡言納者皆與其納之辭公子而與其納其義亦不可通矣此亦傳每以納為簒是以失之而弗悟春秋善善惡惡以示勸沮于天下後世之書非徒為史以記事之書也苟録于經者其義有取焉若事有關不足見義則删之而已焉用不革而必書之哉而公羊穀梁每為疑以傳疑之論吾未見著一王之法而反傳疑者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平居教弟子使無以疑而措其私則闕之可矣而作經則異是二氏豈徒得其言而不知所以為經者歟

十有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

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公不與盟者正與不見公異此蓋以政在季氏侵暴邾莒兩國之君愬于會晉于是謝公使不得盟以公為不足殺恥故著之何與陳蔡之復也傳益不見其事徒以下文見陳蔡之復而妄意之諸侯以義興滅繼絕而不得與此正君子之所當恥者何反謂之亂而不恥乎亦欲附會得意致會之言

而爲之説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楚既滅陳蔡因平丘之會懼而復反其世子經不以楚復之爲文而以蔡廬陳吳自復爲文雖未得國而預書其爵以見國與爵皆廬吳所應得而非受之楚者也此皆反其舊國豈所謂專封者哉傳知以歸起問而不知所以書歸之意故誤以爲專

封而奪之也

十有五年春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

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

尸事畢而往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喪去樂卒事於禮未之見曾

子問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則是君在祭而聞大夫之喪者不廢也非特社稷而已衛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可見大夫之不告也傳盖但見叔弓卒之事而不知叔弓卒於祭故誤以告為例乃仲遂卒自不應告而告盖仲遂之彊爾不可謂之禮也

十有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此但見其同日俱災爾非異也何與天下之事其失與沙鹿崩同

十有九年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

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許止罪其不嘗藥爾不責其不能愈疾也與樂正子春一飯一衣之間脫然而愈者不類矣然樂正

子春能損益衣食以盡其節可以為孝而疾愈不愈亦非子春之責不可以為義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

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傳嘗謂曹無大夫矣故公子手之見以為憂內今公孫會亦不得見而見者也何以不起問而遂論其畔乎凡大夫出奔未有書自者蓋皆以自其中國出為文也唯會獨見自鄸則鄸者蓋會之邑自

其邑出奔也審以其邑畔則當如晉趙鞅先書入于晉陽以叛然後與宋華亥向寧華定同書自宋南里出奔其義乃顯今不見畔而見奔豈畔者哉乃以為為公子喜時之後諱尤不可據傳為春秋為賢者諱之說固自不可盡通若其小過不害大節或為之諱以全其美猶云可也使據地畔君雖賢者之身尚不可諱況其後乎亦不可以為義矣

二十有一年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因諸者不知其為何語何休以為齊故刑人之地傳以為喻其言亦已迂矣宋南里者明在其國中不可以地因以里之南北辨之猶言亳城北爾不必別為義也

二十有二年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王室猶言王家也子朝為猛爭國事在其家自應以實書王室不嫌其不及外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王猛據左氏太子壽之母弟是亦王之嫡子法之所得立也子朝庶長也朝以猛非太子而欲以其長奪之故作亂而爭猛未踰年天子在喪未踰年之稱於禮不可見矣以傳世子父沒稱子之例推之此諸侯之禮而已今猛以名

繫王豈天子之稱異𡽪何以言之禮所以别嫌也若槩謂之子則下同於諸侯不可云劉子單子以子猛居于皇若加王子以爲之辨則下同於衆子與王子朝何以異以名繫王固其所也傳既不見其事又不知其所爲别者乃以爲當國所謂當國者欲篡也葢下又言以王猛入于王城傳每以入爲篡辭故遂成其説而不疑其實皆未嘗得其事之本末但拘其例而妄推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簒辭也

非也說已見前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未踰年君者猶有先君存焉不成其為君者也方其生有當君之義故以名繫王不得不異又以别嫌其死則終亦王之子而已故復以王子猛書之

而稱卒不以王子朝為疑而嫌也傳見其前但稱名後復稱子故以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使其與之則可稱天王崩乎

二十有三年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據左氏子朝始作亂以郊要餞三邑之甲遂劉子及晉籍談荀躒納猛而郊人復敗王師郊疑為子

朝之邑此乃圍王子朝爾非伐天子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

據左氏雞父之戰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乘其後而擊遂敗三國此正傳所謂詐戰也故經書敗不書戰傳何以知其為偏戰而以詐戰言之乎凡師各以主戰者居上經未嘗別外裔與中國也今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則固吳主之矣何得彊以為偏戰而不與主中國乎所謂不使中國主之者謂其王室亂不能救也子朝與猛之亂晉為霸主齊魯為大國經尚不責

其不救何獨責於頓胡沈蔡陳許之小國乎使不以責而吴實以詐敗之可云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師許師及吴戰于雞父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師許師敗績乎此亦不知其事而妄意之者也此與獲莒挐獲宋華元之獲同義師敗將獲法自當書所以重將不為獲之者起義也且前言偏戰以不得主中國而以詐戰言之矣今言不得主中國而復以少進言獲春秋曷為乍進乍退若是其

煩乎

天王居于狄泉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天子諸侯在喪有自稱之名有臣子稱之之名傳於毛伯來求金言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故其說以為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蓋言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也然此其自稱而已經於魯君踰年書即位未有不

稱公者傳亦有踰年稱公之論則天子未三年豈有不稱王者哉是蓋臣子之稱也傳初不知其辨而一之故疑敬王未三年而稱天王以爲著有天子夫周雖無君所以爲天子者固在豈王室之亂而能没之悪在區區著其有哉此蓋不知毛伯求金不言使者自天子言之敬王居于狄泉言天王者自臣子言之兩者固不同也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此言有疾者著公之實有疾則以見他不言有疾者皆非疾也何殺恥之有

二十有五年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

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

季氏而謂之弑傳蓋未知君臣之為辨矣宜其前以公子招殺偃師而謂之弑也

二十有六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傳以入為篡辭故于此不能了而謂之不嫌夫既不嫌何不言歸而必以篡辭書之哉則敬王終亦為篡者也

二十有七年

邾婁快來奔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非也說已見前

二十有九年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

潰者衆叛之辭前邑潰不見于經蓋畧外之義故

外邑皆不書非止潰也此以詳内故書之爾猶外

邑不言圍而内邑言圍也何用見其郛之而君存

使君不存則潰不書乎

三十有一年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

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

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

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絶之則為叔術不欲絶不絶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傳為善善及子孫之論吾固已言其非矣使叔術之事誠然尚不足以免黑弓之叛况其言詭異傳前後自為兩辭則何足信乎穀梁所謂别乎邾而非天子所命者是也

三十有二年春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據左氏昭公欲伐季氏叔孫婼如闞公在陽州婼自闞歸則闞蓋内邑或叔孫氏之别邑也以為邾婁之邑誤矣

定公

元年春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諸侯以强而更相執非王政也以彼善於此而言之諸侯有罪伯主能執之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命猶以為可也然執之有當其罪者有不當其罪者故經有以侯執有以人執傳以侯執為伯討以

人執為非伯討此其說是也然則非伯主且不得執矣而况於大夫乎城周之役晉侯不至而以韓不信主之令稱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則韓不信之為也傳既知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又何以伯討言乎據左氏仲幾蓋為薛所愬而執者宋誠有罪韓不信在天子之側宜當請於天子而正之何為專執不歸之天子而歸之晉經所以挈京師而著之尚安足為伯討哉謂之實與而文不與吾不知其說也

冬十月霣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凡害物者謂之災不害物者謂之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月令八月殺氣浸盛九月霜始降今以八月而霜降殺菽隕霜異也殺菽災也二事故並見非獨記異也何以見異大於災而書異乎若霣霜不殺草乃可言異爾

二年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災自雉門始而次及於兩觀此言之序自當然傳何疑而必以不言雉門災及兩觀起問蓋謂不以微及大為說亦已迂矣公羊解經大抵欲顛倒先後而自以其意為義度其義蓋自發之使辭不言

及但云雉門兩觀災則傳又何說乎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新與新作異新者修舊新作者非修舊有創為之者矣穀梁所謂有加其度者是也周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以天子臯門之制為庫門應門之制為雉門葢不得純同乎天子也今因災而新之乃言作

者是更舊而實以天子雉門之制為之矣尚何修舊云哉不務公室者言不勉從公室之禮也若但修舊而不作則何以謂之不務公室此亦自相伐矣

五年

於越入吴

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昭五年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則越之名固已前見矣今言於越何以為未能以名通乎凡諸國之名經未嘗有加損各從其所自稱以來告者而已所謂地從主人者也則今稱於越盖前稱越後稱於越猶楚前稱荆後稱楚爾傳以未能名通言之適反其序矣

六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古未有無二名者孔子之母名徵在故禮二名不偏諱則二名何傷於禮乎此葢闕文忌上亡何字爾

八年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孔子不與僖公以兄先閔公故經書躋僖公以為貶則今正之而順祀非不善也但陽虎為之不當其節爾傳記逆祀而去者三人可矣順祀而叛者五人不知其何意豈反有不然於順祀者而公羊以為是乎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

于孟獮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騬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𢧵不成郄反舍于郊皆説然息或曰𢧵于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寳者何璋判白弓繡質

龜青純

此不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為魯之分器而

妄言之也

哀公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傳以納為入辭遂謂此實入衛以子不得有父故以戚言之此乃自解其例非解經也按此實止入戚未入衛爾何用更起問蓋傳始誤以納入同為一辭皆謂之篡是以終其書每失而不悟也　圍戚逆之甚矣而反以為伯討為說之弊一至於此且齊至是安得為伯哉而傳遂謂曼姑受命靈公

而立輒不知其何據乃知先儒敢創設事端以附會其說無所忌憚每爾曼姑雖使受命于靈公然師師圍戚則輒命之也幸而得戚則曼姑可遂殺蒯聵而輒不問乎若曰輒非敢圍蒯聵者此曼姑之為則捨其父而聽其臣是何以立於天下此皆人之所不忍言而公羊言之不疑范甯論之詳矣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

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桓僖盖親盡而不毀者也三家皆出於桓而僖公為魯中興之主故僭存之傳盖不聞孔子之言而遂以不言復立為春秋見者不復見其誣經可知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弒左氏作殺當從左氏並不使盜得君蔡侯也故不言其君而言爵猶閽之言吳子也閽雖賤而有職守於王宮盜非有職守者也故閽言弒盜言殺傳蓋不辨弒殺之義故二辭常一施之經書盜二有以微者言之者盜殺衛侯之兄縶是也盖殺大夫有稱人以見有罪者不可復以微者稱人故變文言盜微者雖非盜亂而殺大夫則亦可名以盜矣是以陽虎竊寶玉大弓亦言盜者虎既不得以

名見而内無稱人之理故亦謂之盜也有以賤言之者此殺蔡侯申者是也蓋將以别乎微者故因其為亂而正名之以盜也然則何以知其為罪人若賤乎賤而非罪人則何以盜名之乎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宫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戎曼子名猶執蔡侯獻舞不反之辭也據左氏赤

本楚之屬國叛楚而奔晉楚人以師求之晉復以與楚故言歸此文當然傳蓋不知而妄為之辭晉誠伯討自當以侯執今既以人執則於傳例非伯討明矣何用更避審不歸天子而歸楚自當正其京師楚之罪亦何避之云蓋傳斷赤歸于楚下四言别為句故何休以為避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於楚此乃承北宫子之誤而非經之義也

六年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盖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

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不以當國之辭言之者傳意謂其商人氏公子也
盖傳始以衛州吁弑君不氏以為當國謂將為君
非復公子故以國氏而商人復氏公子則無以為
之說故於此復以弑而立者為辭謂商人立州吁
不立故也然陽生弑而立者也乃不與商人同辭
而與州吁同辭則其說又不能行故復以護言之
然商人亦欲傾舍而奪之位驟施於國而多聚士
卒以弑舍豈非所謂護哉其迹雖不同而志實相

類然而陽生之詐成於陳乞而商人之詐乃出於己其惡當在陽生上經以陳乞主弑而不以陽生其意可見今乃不譏商人而譏陽生則適足以自伐矣蓋其義一失於州吁後雖知其不通而不能變必欲遷就而成之故愈多而愈遠也

七年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内辭也使若他人然邾婁子

莒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
諱也

前言秋伐者志伐而已後言八月入而以邾婁子
益來者非前伐也蓋再伐而入之此乃正入不言
伐之例傳何以知其爲前伐而反起問哉魯邾鄰
國也連月之間以前伐不得志而再伐此理之當
然無足怪者以邾婁子益來辭連上文蓋內辭以
來爲歸何以見若他人然亦妄矣凡戰而敗不服

而强得之者獲也入而服因以歸則非獲也言獲

亦非是且諸侯均不得相侵强得之與服之其罪

一也獲為大惡則來豈得不為大惡乎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

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曹伯陽名不反之辭也則曹真滅矣其不書滅自

春秋之義吾說已見左氏且已滅同姓諱之可也

而他人滅之而又以其不能救為惡而諱春秋無乃責人終無已乎魯至哀公亦已衰矣内有季氏之專而外又近迫於齊遠迫於吳哀公區區欲自免其身而下從於越謂之力能救而不救亦不可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取之易者未必出於詐詐者取之未必易二義自不相因非經言取之意取者盡有其衆力能得之者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始用田賦則當言初矣今不言初則後未必常行不必譏其始也是歲方與齊為艾陵之役豈畏齊怨而為之備歟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非也說已見前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言吳主會而先晉侯不與外裔之主中國與以會兩伯之辭言之為重吳者是矣而言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則非也蓋公羊不知外傳所載夫差欲尊王室辭尊稱居卑稱故意之云爾當時吳雖强晉猶主中國無有不聽命於晉者豈以吳故而莫敢不至哉是猶言貫澤之會大國言齊宋者雖中國未必然況於吳乎穀梁亦不知外傳之言故為請冠端之說以為籍予成周以尊天王蓋僅

得之而不盡乃知說經固不可不知事也外傳言

吳初與晉爭長後卒推晉與經之序正合吾是以

知其可據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

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

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獲麟之義深矣不必辭為之大蓋實狩也左氏固言之矣　春秋始隱之義三傳皆不能言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不斷自隱公始也何休蓋微知之而不能自主其說反惑於三世之論蓋公

羊之說姑以為祖之所逮聞夫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書本於唐虞而論易上及伏羲神農黃帝之事今立一王大法以遺天下後世而區區私其一家之傳不亦狹且陋哉且祖之所聞以孔子逮事而獲傳之以常情論不過得百餘年事而已安能上及隱哉以為曾高之逮聞非孔子所逮事則等為不親傳又何擇於曾高乎其言之淺俚不待攻而破矣